

把“我”变“我们”

一个“80后”思政教师的党课



新华社记者 凌军辉 朱婉君

新华社昨日起陆续播发不同年代优秀共产党员典型专访，让我们来看一名高校老师如何生动地讲党课。

台上故事段子不断，台下掌声阵阵、走道挤满学生……这不是哪个学者名人的讲座，而是一个“80后”高校思政老师讲授《端正入党动机 争做合格党员》党课的情形。

授课老师徐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党委副书记。徐川个子不高，能量不小，其《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一上选课系统，几百个学额几秒内被抢空；他的微博微信有10万多粉丝，平均每天要处理200多条学生咨询；原创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阅读量突破200万……

真诚面对：把“墙”变“桥”

“经过了思考讲出的真话，我觉得挺好！”徐川这样鼓励学生。

“徐老师讲党史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直面问题，用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让我们对党和信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课后，特地从10多公里外赶来“蹭课”的研一学生王翰墨对记者说。

“我有资格入党，但还没想好，到底要不要入党？”一位同学的困惑引发了徐川的思考。

最初只有50多人的中国共产党，为何站在了中国历史舞台中心？早期党代表中很多都衣食无忧，是什么让他们抛弃一切投身于党？……今年五一前夕，徐川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学生问：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文中剖析了自己的入党动机，有身边优秀党员自小对他的思想触动，也有自己对信仰的理性思考……令他意外的是，文章竟被300多个微信号转载，单日阅读量超过200万。

“学生的疑惑是思政课的难点，但只要真诚面对，墙推倒了就是桥！”徐川说。

弥“代沟”：思政课搬上互联网

问：“异地恋能长久吗？”答：“能，难。”

问：“每次给爸妈打电话感觉是为了要钱……这很不好，但是又需要，怎么办？”答：“下次不需要钱的时候多打几次电话嘘寒问暖。”

像这样的问答，徐川平均每天要处理200多条。

和一些老师“课后走人”不同，徐川把思政课堂搬到了互联网上。他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号“南航徐川”共有10万多“粉丝”，只要有人留言，他都一一回复，经常要忙到凌晨才睡，“大学生需要陪伴，我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在，一直都在。”

当过女足世界杯翻译官、新东方教师的徐川从不居高临

下，而是乐于分享学习秘诀；他很真实，不回避自身高考失手、大学挂过科的挫折。有的问题一言难尽，他还会从“线上”转移到“线下”，约学生当面交流。正因为如此，学生们爱叫他“川哥”。

简洁、幽默又在理的“答学生问”系列，让一名学生忍不住留言：“原来你是老师，我一直以为你是学生，因为你的思考角度和我们一样。”

民航学院大四学生齐松说，同学们有什么烦恼都愿意问“川哥”，因为他“找得到、靠得住、没代沟”。

以心换心：“我”变“我们”

“那年青春，我们正好在‘中国梦’的海洋里遨游，在‘四个全面’的道路上驰骋……你们觉得如何？”“一分钟视频”工作坊里，徐川正和几个学生讨论如何把“高大上”时政话题用“萌萌哒”形式呈现出来。

徐川发起“头脑风暴”，先后用超级玛丽、诸葛亮、音符等有趣元素制作《一分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分钟“两学一做”》等26部微视频，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受到学生追捧。

“徐川能够受到广大学生欢迎，是因为他把握住了大学生的特质和需求，用平等方式对话，用网络平台交流，真正成为学生思想上的引路人。”南航党委书记郑永安说。

在徐川看来，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的方法有千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是直面问题，以心换心，“只要真信、真爱，你就一定会找到好方法。”

“我认为，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不为同学全心全意奉献，做不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是没有资格入党的。如果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那么，就不只是代表我了，而是我们！”党课结束，掌声雷动。

广西超千万元移民资金外借“流失”事件调查

“债主”纷纷倒闭 追款无人过问



新华社

近日，广西岩滩库区超过千万元移民生产资金外借后难以追回事件备受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了解到，为安置水库移民，这些资金被借给政府部门主办的企业，但企业纷纷倒闭，一些借款人失去联系。不仅如此，少部分移民生产资金还被政府部门和机构，以“设办事处”“购医疗器械”“建病房大楼”等用途“借出”。当地移民管理部门追款不力，大量资金时隔20多年难以追回。

日前，广西河池市已成立由纪委、审计、财政和移民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前往巴马、东兰和大化等多县进行调查。当地相关领导干部表示，调查组将按照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彻底调查，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如存在腐败、非法外借资金问题，对相关责任人绝不包庇袒护，姑息迁就，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超千万元外借政府部门办企业

企业纷纷倒闭难追回

岩滩水电站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是当地较大的水电站之一，至今投产发电20多年。岩滩库区涉及大化瑶族自治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等水库移民约10万人，土地被淹没后，大批移民资金被安排用于库区发展。

然而，近年来，部分移民却发现，至少有超过千万元资金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借出后，至今难以追回。

记者调查了解到，东兰县借出移民生产资金达986万元，截至今年3月30日仍有794万元尚未追回；巴马县借出移民生产资金734万元，截至目前还有633万元未能追回。而移民人口最多的大化县，至今仍尚未彻底完成清算。大化县移民局局长班浪隆称，他不知道有过这笔欠款，截至目前具体借出的款项仍不能确认。

钱都被谁借了？记者查阅借款合同了解到，多数资金都被政府部门办的企业借走了。

比如，1993年，巴马团县委以“开办绣花厂”为用途，借4.5万元移民款，借款期限为2年，并提出拟安排库区移民就业100人。

然而，“巴马县绣花厂”等一系列企业很快倒闭。一些以县政府部门名义的借款，也一直没被追回，其中包括巴马县政府办、巴马县检察院、河池地区文联等。

不仅如此，截至1993年，已有部分借款逾期未还、形成“烂尾”，但仍有资金继续被借出：1994年，东兰浓缩饲料厂、东兰墨米饮料厂相继借出10万元与8万元。

东兰、巴马和大化等3县移民局局长告诉记者，将移民资金借给企业，符合当时政策。1989年，当地专门出台《岩滩库区项目及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允许外借移民资金给“部门的骨干企业”，要求企业必须安置移民。

“当时没有大量外出沿海地区务工的机会，为安置库区移民，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和乡镇办企业，为移民创造就业机会。”巴马移民局局长黄荣军说，“没有想到政府部门办的企业、乡镇企业缺乏竞争力，许多企业倒闭，使移民资金难被追回。”

多名库区移民称，这3个县至今都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上世纪90年代初，每个移民每月仅领约12公斤口粮补助，而超过千万元移民生产资金却外借流失，损失很大。

部分借款逾期追款不力

有资金用途是设“南宁办事处”

尽管将移民生产资金外借办企业有相应的政策依据，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资金在“外借”和“追款”方面仍涉嫌存在不规范行为。

——移民部门追款不力。按规定，借出的资金应在1至3年内还本，各县移民办负责收回本金，借款方逾期不还，应从逾期第1个月起按月加罚收5%的违约金。

东兰、巴马2县移民局局长称，县里曾多次追债，1999年曾组成追债指挥部，因为企业破产后，负责人找不到；政府部门领导换了，欠款也难追。

针对这一说法，作为借款人的大化县乙圩乡原武装部长巫善英说：“乡武装部曾借5.8万元移民生产资金投资林场，合约到期后，却没人来收款。其他移民资金借款也没人过问，项目，换了了几任移民局局长后，更没人过问了。”

——部分移民生产资金被“借作他用”。根据相关规定，移民生产资金的投放主要包括种养业、部门骨干企业等，且必须实现专款专用、专项专用。而巴马县移民局提供的一份借款花名册中，巴马县政府办有10万元借款至今没有归还，其借款用途为“设立政府南宁办事处”。巴马县民族医院借



款55万元，分别用于“购置医疗器械”“建设病房大楼”，至今仍有45万元借款未还。

——部分移民生产资金外借至广东、海南等地。根据《岩滩水电站库区项目及资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移民资金借给“部门的骨干企业”，企业必须安置移民，每5000元左右起码安置1个移民。而在东兰县，1992年，深圳录像带厂和茂名砖厂分别借东兰县移民资金53万元和40万元，至今仍有40多万元欠款无法追回。当地移民部门表示，由于时间久远，如何借款给这些企业、企业是否安置了移民，目前难以调查核实。

专家：岩滩库区移民生产资金有待彻查

广西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罗国安指出，此次事件暴露出移民资金管理混乱、职能部门责任心缺乏等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的数千万元，是一笔巨款，如能有效使用，对水库移民发展可能带来很大帮助，但当时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缺乏合理评估，导致巨额资金流失。移民管理部门缺乏公共机构的责任意识，追款不力，加剧了资金流失现象。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专项资金被滥用的案例。水库移民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当前，应逐一核实这些移民生产资金，力争向社会公示明细账；各县应当公开移民款的使用情况，即使是企业破产，也应给公众有所交代；应按“谁借款谁回收，谁批准谁负责，谁担保谁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则，向相关负责人追责。

竹立家认为，反思此次事件，各部门必须坚持专项资金专用，且程序上必须公开透明，让相关人群了解资金的使用。要强化上级督查、公共监督、舆论监督等，使专项资金能科学论证、合理实施，确保资金安全发放、效果突出。